

M. Aurel Stein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巫新华 伏霞汉 / 译

卷三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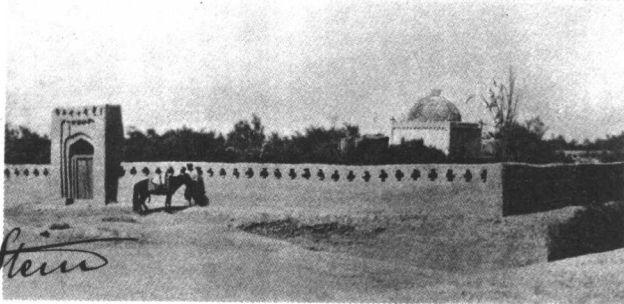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巫新华 伏霄汉 / 译

卷三



春风文艺出版社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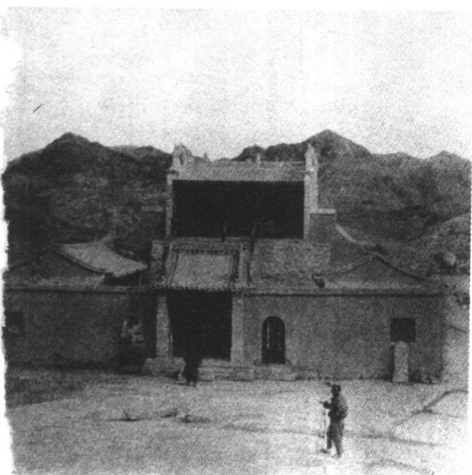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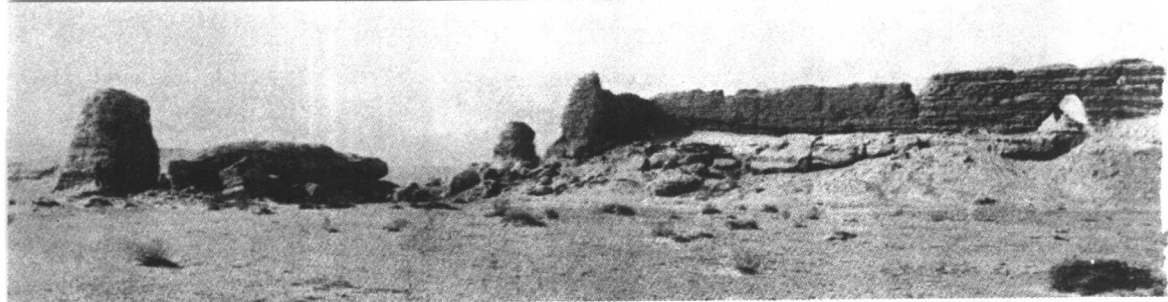
I | 《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

17 | 前 言

卷 一

- | | | | |
|-----|--|---------|--------------|
| I | | 第 一 章 | 从希达斯皮斯河到印度河 |
| 10 | | 第 二 章 | 横越斯瓦特和迪尔 |
| 22 | | 第 三 章 | 翻越洛瓦里山口 |
| 32 | | 第 四 章 | 在吉德拉尔 |
| 44 | | 第 五 章 | 穿越马斯图吉 |
| 57 | | 第 六 章 | 德尔果德 |
| 68 | | 第 七 章 | 阿富汗之瓦罕 |
| 79 | | 第 八 章 | 阿姆河之源 |
| 92 | | 第 九 章 |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
| 111 | | 第 十 章 | 在其尼巴格, 在喀什噶尔 |
| 129 | | 第 十 一 章 | 去莎车和叶城的途中 |
| 143 | | 第 十 二 章 | 在库克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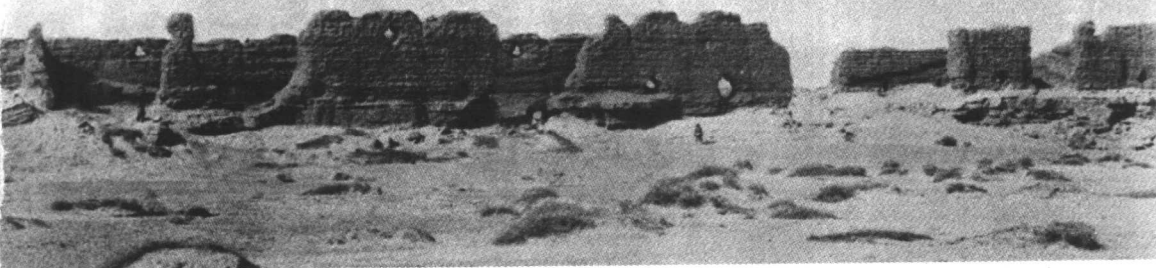


- 152 | 第十三章 昆仑山脚下
- 161 | 第十四章 重返和田
- 180 | 第十五章 赶往尼萨冰川
- 188 | 第十六章 奥特鲁胡勒冰川
- 196 | 第十七章 在喀让古塔格山区
- 214 | 第十八章 和田盛宴
- 221 | 第十九章 和田沙漠边缘
- 238 | 第二十章 哈达里克的神庙遗址

卷 二

- 251 |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 261 | 第二十二章 前往克里雅和尼雅河
- 271 | 第二十三章 尼雅废墟
- 283 | 第二十四章 埋藏的档案室
- 297 | 第二十五章 在废弃绿洲的最后几天
- 305 | 第二十六章 安迪尔河
- 310 | 第二十七章 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
- 321 | 第二十八章 车尔臣河沿岸
- 330 | 第二十九章 在瓦石峡和若羌





343	第三十章	向罗布沙漠进军
357	第三十一章	横穿三角洲
367	第三十二章	首次发掘罗布泊遗址
377	第三十三章	考察古代驿站
382	第三十四章	来自古代垃圾堆的记录
393	第三十五章	艺术品之发现
406	第三十六章	横穿沙漠，到达塔里木
416	第三十七章	沿着塔里木和车尔臣河
428	第三十八章	米兰古戍堡
439	第三十九章	米兰戍堡的吐蕃文书
445	第四十章	米兰古佛寺
455	第四十一章	天使护壁
463	第四十二章	米兰壁画
470	第四十三章	一组喜庆人物图
480	第四十四章	佛传壁画
489	第四十五章	启程去敦煌
501	第四十六章	沿着前人的足迹
509	第四十七章	干燥罗布泊的终结
517	第四十八章	奇异的古河床





卷 三

- 525 | 第四十九章 走近古代边区
- 533 | 第五十章 敦煌途中的遗迹
- 541 | 第五十一章 在敦煌的首次逗留
- 551 | 第五十二章 前往“千佛洞”
- 564 | 第五十三章 敦煌：困难的开端
- 575 | 第五十四章 敦煌北面的古长城
- 587 | 第五十五章 汉代文书的发现
- 598 | 第五十六章 到达南湖绿洲
- 611 | 第五十七章 留给后人探索的遗迹
- 620 | 第五十八章 古长城西段的首次发掘
- 630 | 第五十九章 踏勘古长城
- 639 | 第六十章 玉门关的发现
- 651 | 第六十一章 古长城最大的仓库
- 662 | 第六十二章 城墙的西段
- 674 | 第六十三章 古烽火台里的简牍
- 686 | 第六十四章 返回千佛洞
- 701 | 第六十五章 揭开藏经洞的面纱





- | | | |
|-----|-------|---------------|
| 712 | 第六十六章 | 被封闭的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 |
| 724 | 第六十七章 | 藏经洞的佛教画卷 |
| 733 | 第六十八章 | 巨型绘画和其他艺术珍品 |
| 740 | 第六十九章 | 一座多语种的“寺庙图书馆” |
| 748 | 第七十章 | “千佛洞”的装饰艺术 |
| 767 | 第七十一章 | 安西——西部屏障 |
| 778 | 第七十二章 | 桥子废墟 |
| 786 | 第七十三章 | 万佛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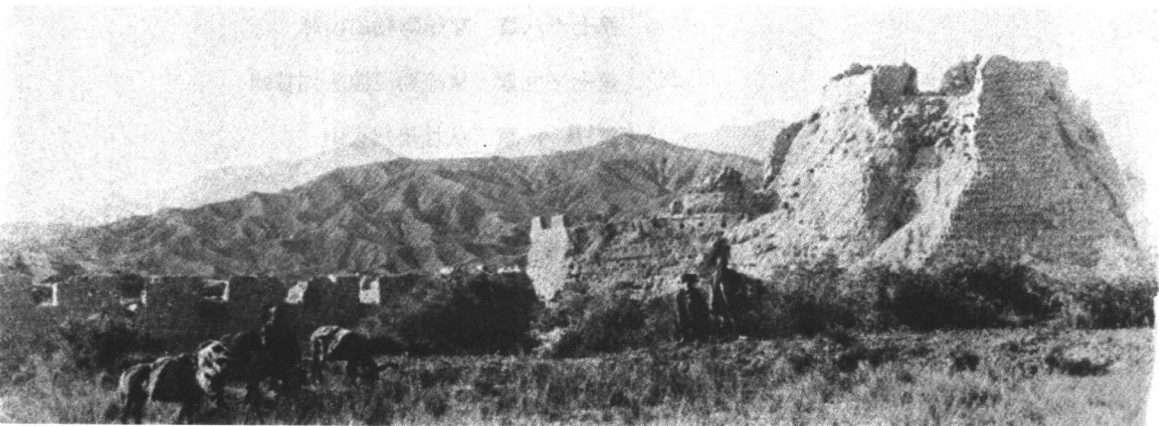
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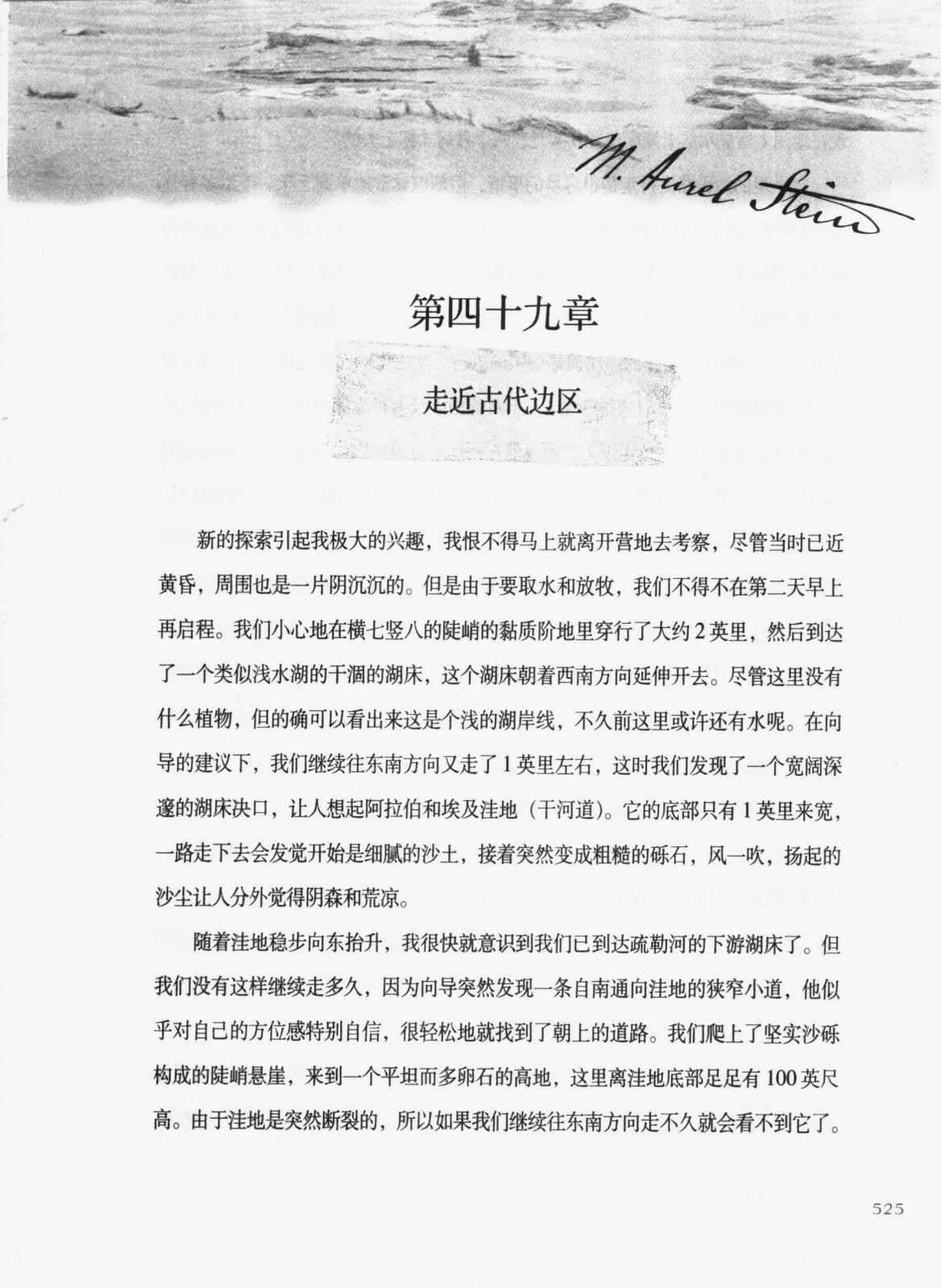
- | | | |
|-----|-------|-----------|
| 793 | 第七十四章 | 南山最西边的山脉 |
| 805 | 第七十五章 | “长城”的门户 |
| 817 | 第七十六章 | 肃州和它的“酒泉” |
| 828 | 第七十七章 | 穿越走廊南山山脉 |
| 843 | 第七十八章 | 穿越陶勒山山脉 |
| 857 | 第七十九章 | 从疏勒河源头到甘州 |
| 873 | 第八十章 | 从甘州到天山 |
| 883 | 第八十一章 | 在哈密绿洲 |
| 893 | 第八十二章 | 考察吐鲁番遗迹 |



Q05	第八十三章	焉耆及其周围的遗迹
Q14	第八十四章	从霍拉到库车
Q25	第八十五章	沙漠之海
Q35	第八十六章	在古三角洲
Q44	第八十七章	是盐湖沼泽还是冰?
Q51	第八十八章	在克里雅新河床附近
Q59	第八十九章	更多的塔克拉玛干废墟
Q70	第九十章	从阿克苏到莎车
Q84	第九十一章	和田的准备工作
Q97	第九十二章	普鲁峡谷和扎依里克峡谷
1008	第九十三章	前往玉龙喀什冰川源头
1015	第九十四章	穿越青藏高原
1029	第九十五章	一条古老的山道
1038	第九十六章	寻找英达坂
1045	第九十七章	从昆仑山到伦敦

1053/ 插图目录





M. Aurel Stein

第四十九章

走近古代边区

新的探索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营地去考察，尽管当时已近黄昏，周围也是一片阴沉沉的。但是由于要取水和放牧，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早上再启程。我们小心地在横七竖八的陡峭的黏质阶地里穿行了大约 2 英里，然后到达了一个类似浅水湖的干涸的湖床，这个湖床朝着西南方向延伸开去。尽管这里没有什么植物，但的确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浅的湖岸线，不久前这里或许还有水呢。在向导的建议下，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又走了 1 英里左右，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宽阔深邃的湖床决口，让人想起阿拉伯和埃及洼地（干河道）。它的底部只有 1 英里来宽，一路走下去会发觉开始是细腻的沙土，接着突然变成粗糙的砾石，风一吹，扬起的沙尘让人分外觉得阴森和荒凉。

随着洼地稳步向东抬升，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已到达疏勒河的下游湖床了。但我们没有这样继续走多久，因为向导突然发现一条自南通向洼地的狭窄小道，他似乎对自己的方位感特别自信，很轻松地就找到了朝上的道路。我们爬上了坚实沙砾构成的陡峭悬崖，来到一个平坦而多卵石的高地，这里离洼地底部足足有 100 英尺高。由于洼地是突然断裂的，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走不久就会看不到它了。

现在地图上所显示的老湖床位置其实是在两个月后才标上去的。

在平坦的沙砾路上行走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却也异常地单调乏味。差不多有整整 10 英里，我们在这条路上见到的仅仅只有两三个长着低矮芦苇的低地，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如果说我一直对这次行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话，那也是考古考察的特点所要求的。法国外交服务部的伯宁 (M.C.E. Bonin) 先生曾经出版了一本书，是关于他在 1899 年所作的一次横穿中国的旅行。从书中的大致描述看来，伯宁曾经尝试着沿敦煌到罗布泊这条路线走，但可能由于没有可靠的向导，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中国同伴不愿再继续走下去，所以他在到达哈拉淖尔以西的第一块湿地后就被迫返回了。在这段旅程中，他碰到了一些废弃的烽火台，周围还有一段墙壁遗址。尽管这位著名的法国旅行家对这些废弃物的古老和悠久做了很巧妙的猜测，甚至还证明这可能是条古线路，并对其历史意义做了评价，但这并不能帮我解决问题，除非我现在手里有份地图或者线路图来事先把这些废弃的遗址标注出来。幸运的是，我可以向阿不旦的师傅打听，因为他们是这条路线的真正开拓者。一位善于观察的老人告诉我，我可能走上了通向托格拉克—布拉克 (Toghrak-bulak) 的第一个炮台——他是这样叫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希望的确是有的，在我们走了大概 13 英里的地方第一次发现了塔形的土墩，但它离北方太远了，等到我们注意时已经来不及折回去了。但是又走了 2 英里左右，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处烽火台，而且令我高兴的是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它是由坚固的土坯砌成的，大概有 15 平方英尺，高约 20 英尺。我检查了一下，土坯是由很结实的黏土做的，长 14 英寸，宽 7 英寸，有 4 英寸厚，还在土坯之间发现了我们熟悉的柳枝层。这使我对其古老的历史毫不怀疑。

烽火台的两边是陡峭的遭侵蚀的小沟壑，位于断裂的干涸河床的边缘，这样保护起来非常容易。塔的底部在海平面以下 80 英尺的地方还显示出盐质粉化的迹象。

M. Aurel Stein

在西侧，邻近塔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小的但破坏很严重的建筑物的房基，我想可能曾经是看守人的住所。我很快就在一个斜坡上找到了一些铁制器械的小碎片以及木屑和牢固的毛织品，这就进一步证实我的猜想。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找更多的东西了。但是这个显示人类活动的第一处遗迹，在下面洼地深深的阴影下显得更加的荒凉和寂寥。

然而一想到新奇的考古工作，我就有了信心和力量。在我们的车队幸运而顺利地走完沙砾地后，我就开始催促他们加速了。走了约3英里，我们来到了一个狭窄又极其陡峭的山谷，在冰封的小溪边还长着很多芦苇丛和小灌木。人们很快点了火，来看看我们停留下来的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在这个长着茂盛芦苇丛的地方找寻水源，因为我们有很多冰块可以利用。至于牲畜，它们只要在沼泽里的薄冰上扎几个洞就可以轻易地喝到略微带点咸味的水。据说要看到有生命的树木还得再往北走。所以托格拉克—布拉克这个停留之地的名字看来并非虚言。这条两个月前还流经的河现在连涉水过去都很难了，但我们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清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刮了整晚的风，掀起阵阵浑浊的尘土，这时西北风又改变了方向。但我很早就强迫自己起来，因为急于想找寻更多的废弃塔的遗址。我们沿着朝东的路线走了不到3英里，就发现一个面向东南的废弃遗址立在一个褶皱似的低地上。我马上带领车队来到水源附近——我们的营地就要驻扎在这里——同时飞快地跳下车向遗址方向奔去，同去的还有勘测员、蒋师爷、提拉巴依（Tila Bai）和两个提着坎土曼的民工。

这段距离比我想象的要远，因为一个宽阔的洼地把这块平原截断，洼地里是茂盛的红柳灌木，还有很多枯死的胡杨。我们从底部攀上100来英尺高的陡峭山坡，来到一个多卵石的平台，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废弃烽火台的位置。仔细观察这座方形塔，发现它是用晒得很结实的土坯建成的，间隙有规则，用薄薄的芦苇秆塞在中间。

尽管用的是这些材料，但这座废弃的烽火台还是足足有 20 多英尺高。北面的墙壁没有受到什么损伤，但由于稍稍向里倾斜，所以看起来像个被截断的金字塔。靠近南面的地方有很少的碎砖屑，除了烽火台本身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建筑物了，周围是一片平坦的沙砾表面。

举目四望，发现在塔的北面，约 20 码靠近平台边缘的沙砾土上长出一排芦苇丛，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沿着这排芦苇往东走到一个矮土墩的顶上，发现这排芦苇又直接朝着另一座烽火台的方向延伸出去，那座烽火台在靠东约 3 英里的位置，远远地看是一个清晰的墙壁的形状。很明显这是中国古代长城的一部分，伯宁在他的书里提到过，现在我对它也特别关注。只要在土墩上稍稍做一点勘察就可以证实我们所站的位置的确就是古代长城遗址。

烽火台的一侧往奴拉合（Nullah）方向倾斜，在我们把堆积在下面的细沙砾和流沙清除干净后，一面完好的墙壁凸现出来，黏土混着沙砾做的壁层间水平塞着些芦苇束。在外部顺着墙壁的垂直方向还有另外一些树皮捆起来的芦苇束，经过加工修饰之后就成了墙面。芦苇墙面的厚度大概是 8 英寸，长度一律是 8 英尺。现存墙壁的高度大约是 5 英尺，当然这只是我们所测量位置的高度数据。

现在我们已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这堵墙的建造细节了，它们本身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它们的建造时间以及起源。但幸运的是，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些不错的古物。在残垣断壁的顶部有些芦苇束裸露在外面，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了质地粗糙类似麻料的白色织物碎片，跟我们在罗布泊发现的一样，还有托格拉克（胡杨）树枝，几块颜色鲜丽的丝绸、木板碎屑，最后还有一块结实耐用的木头，这块木头制作得很精致，大约 4 英寸长，尾部打了孔，木板上还写着 5 个精美的汉字，书法很棒。

即便是我这个不懂汉语言的人，也可以感觉到这几个汉字书法的时代肯定很久远。凭直觉我想可能是在汉代，并跟蒋师爷说了我的猜测。但我这位真诚的伙伴显

然对自己的学识相当谦虚，他坦白说对中国的朝代和地理的了解不是很专业，只说这种字体肯定比公元10~12世纪的宋朝还要早。

后来我时常拿我的大胆和他当时所表现出的谨慎与犹豫开玩笑，但我想我自己在研究古董方面的大胆猜测肯定是对的。蒋师爷准确地读出了那一小段文字，但从内容上根本看不出它的年代，木简上面写着：“卢定世衣囊”（Lu Ting-shi）。在周围几平方英尺内又发现一些小物件，从这些东西看来，长城沿线的地段肯定一度有人居住过，尽管这里很荒凉。但至于他们是如何进入这里，也就是我很幸运地要进行考察的方面，当时我们还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些小物件可能是当时修建长城和烽火台时驻扎在这里的兵营里的东西，偶然和建筑材料混合在一起了，也可能是烽火台附近的小驿站里的遗留物，后来在修葺过程中混到近旁的城墙里了。

| ⑬敦煌长城西段尽头的烽火台 |



但是在东边出现的长城要比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显得重要得多，我们在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从这个角度来讲，幸运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根据我后来的仔细勘测发现在烽火台上可以俯瞰全局，所以这里是建立平面制图的绝佳位置。而且它正处在其他烽火台的对接线很近的地方，烽火台以西2英里的地方又有两座烽火台立在一个类似沙砾褶皱或者阶地的隆起上。而往西南更远的位置则至少还可以找到两座烽火台。在向东的长城尽头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但再往前的另一座烽火台好像开始改变方向往东北了。

天已经很晚了，我们也不能往西南方向继续勘测了，但我决定沿着长城和烽火台往东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这样我就不会感到遗憾了。我们从陡峭的沙砾斜坡到灌木丛生的奴拉合南部地区，一路上城墙变得越来越。这里现存的长城部分连续了大约1英里，地面以上部分的高度是5~6英尺，但基部好像被风刮来的流沙掩埋了几英尺深。

几乎不需要任何手段（如打碎等）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建造方法很特别。除了水平面上的装饰表层很多地方被风蚀掉之外，其余那些被夯实的黏土和扎成捆的芦苇都保存得相当好。黏土大概有7英寸厚，尽管是用沙砾和小石头这些粗糙的材料调和而成，但还是结合得相当牢固。芦苇束跟黏土一样厚，捆得很紧，切割得很整齐，并且被很仔细地稳固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排装饰物。长城墙体的平均厚度在8~9英尺之间。

长城再往东有很多地方都遭到了侵蚀，但还可以在多沙和卵石的洼地里找到一些残留的芦苇层，这些洼地就下座塔附近不到1英里的地方。这也可以证明尽管遭到了破坏，但其建筑方式和风格是一样的。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土坯间放着几根胡杨树枝以加固边角，隔一段距离就会被一条芦苇拧成的绳子绑住，这些芦苇绳后来又塞进了砖缝里。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地理环境是多么

M. Aurel Stein

恶劣，但自从塔群被建立起来后，这个沙漠地带的资源也慢慢改变了。很偶然地，我发现在南面有一块专门腾出来供踏脚的地方，好像有人曾经从这里用绳索爬上去过。很明显，烽火台上面的小空地是供一两个人放哨或者发射信号的。

过了这座烽火台，长城好像变得不再连续了。往东北全是光秃秃的沙砾平路，经过这段路，我们继续往东走，这是通向下一座烽火台的方向，现在离我们还很远。这样走了不超过1英里，勘测员就很敏锐地发现跟我们路线平行的沙砾土上有个微微的隆起，周围和顶部有些快被石化的芦苇。仅仅把表面弄碎观察了一下，我就可以肯定我们又一次来到古长城边，这些芦苇显然是被完全风化的部分长城底部里的。

继续往前走，这个几乎不能被察觉的小隆起逐渐形成一个直立的脊状凸起，有6~8英尺高，这里的一段长城被沙砾和流沙掩盖住了。在离最后一座烽火台大约3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矮土墩，这时是在长城以南12码的位置。无需对考古有很深的了解就可以认出这个土墩是被完全风化了了的瞭望台的残存碎石，通过后来发掘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很明显，这座长城是有意面向北方的。

104 中国古代戍堡，即玉门关故址



自这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沿着长城的直线走 2 英里，我们就到达了老远就看到的大型烽火台。它看起来很抢眼，25 英尺多高，矗立在一块平坦地面的土墩上，在这上面可以俯瞰到全局。它的结构异常坚固，地基就有大概 23 平方英尺。用的砖也是晒过的，加上建造时土壤里或者所用的水里的盐分混杂进去，使得这些土坯变得异常结实和牢固。

平坦的沙砾路现在成了宽阔的卵石洼地，而且天色已近黄昏，但我们没费多大劲就过了洼地，一路沿着长城往东北又走了 3 英里。一座很大的炮台挺立在一块高耸的黏质阶地上，成为我们极好的指示标志。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我还有时间爬上地基去弄清楚其建造的不同之处。我发现它不是用砖建起来的，而是一层层规则的结实的黏土，每一层都自下面一层的边缘向后倾斜了一点点，这样就呈现出一个被截断的小金字塔的模样。由于饱含盐分，所以这座建筑在黑暗里显得神采奕奕，闪闪发亮。

从建筑风格可以看出，当时在建造时离水源还是很近的，而且可以证实现在也不是很远，因为站在这个高度望过去可以看到我们营地上闪烁摇曳的篝火。骑马穿过高高的灌木和繁盛的托格拉克走 2 英里就到达营地了，半路我们还过了一条咸水小溪流，但到了才发现营地原来在一个小湖边，尽管也是盐水湖，但在湖边却可以找到可饮用的水源。

这里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干芦苇和刺灌木可供累了一路的牲畜们大吃特吃，还有大大的胡杨树干可以添加柴火帮我们御寒，随着海拔不断上升，天气也越来越冷了。但当温暖的火光投射在周围的丛林上时，人和牲畜的满足和喜悦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出来。这时候我们的营地看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毫无疑问，结束长途旅行胜利在望，每个人都异常兴奋，但真正令我开心的却是新奇又迷人的沙漠探险又一次在我面前展开了。所以后来，每当回想起那个晚上我就会感到很高兴。

M. Aurel Stein



M. Aurel Stein

第五十章

敦煌途中的遗迹

第一天的考察过程中，很快就看到了大量的考古学遗迹。这些足以使我相信，在我所经过的遗迹之外，以及继续向东的路途中仍然有望继续发现遗迹，这些都属于一个早期的边防体系，即对应着甘肃边界上的“长城”，因此，我心里很清楚，在敦煌进行短暂休整后，只要民工和牲口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我应尽快返回这些遗迹进行详细的考察。当然，同时我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以便能进一步熟悉古长城的各个方面细节。

1907年3月9日早晨，我允许牲口可以多吃一会儿草，而民工们在装好行李后也在休息。这时我沿着头天晚上的路线折回，直到我又来到了长城一线上。长城在这个地方折向北然后继续延伸，同我们营地附近的小湖的湖岸形成直角。在离湖岸的盐层25码内，我发现了由于盐渗入而看上去像是石头的黏土层和芦苇束层。我在此处的观察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发现，便是湖的水平高度仅比长城城墙露出的地基低4~5英尺，说明从长城修建以来，此地气候并不是很干燥。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发现这个湖还被当作一种替代品守卫长城线，而在别处都是用独特的长城去守卫的。显然那些修建长城的人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屏障，这样可以节省建筑人力。